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古今事文類聚新集卷二十一

詳校官中書臣沈　颿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　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　王家賓

謄錄監生臣　陸肇修

古今事文類聚新集卷二十一

元　富大用　撰

諸院部

諫院

歴代沿革秦始置宋明道元年陳執中為諫官屢請置院於是以門下省為諫院徙舊省於左掖之西置諫院自此始元置諫議大夫及司諫補闕拾遺皆以左

右分員

羣書要語保氏掌諫王惡注曰諫者以禮義正之周禮地官

箴尹楚之官亦諫臣也呂氏春秋注　齊桓公有坐友三人諫臣五人舉過者三十人劉�上崔相書凡章表皆啓封其言密事則用皂囊也漢官儀

古今事實

史丹青蒲

漢元帝寢疾史丹直入卧内頓首伏青蒲流涕言本傳

張湛白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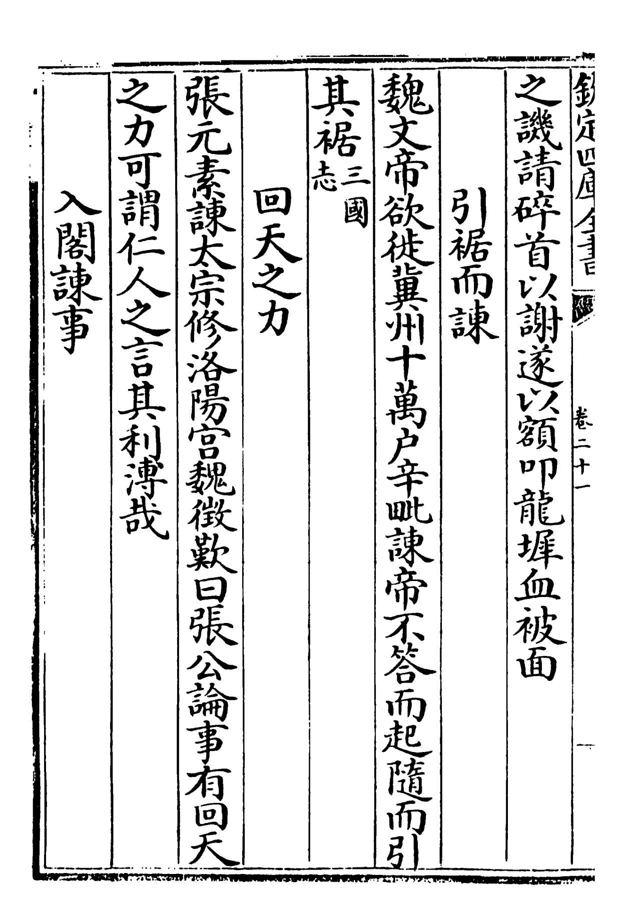
漢光武臨朝或有惰容張湛輙諫其失常乘白馬帝每見湛輙言白馬生復諫矣後漢張湛傳

頭軔乘輪

申屠剛嘗慕汲黯史鰌之為人光武嘗欲出遊諫不聽遂以頭軔輿輪帝遂為止後漢本傳

額叩龍墀

唐敬宗好遊畋劉栖楚曰臣以諫為官使陛下負天下



之譏請碎首以謝遂以額叩龍墀血被面

引裾而諫

魏文帝欲徙冀州十萬户辛毗諫帝不答而起隨而引其裾三國志

回天之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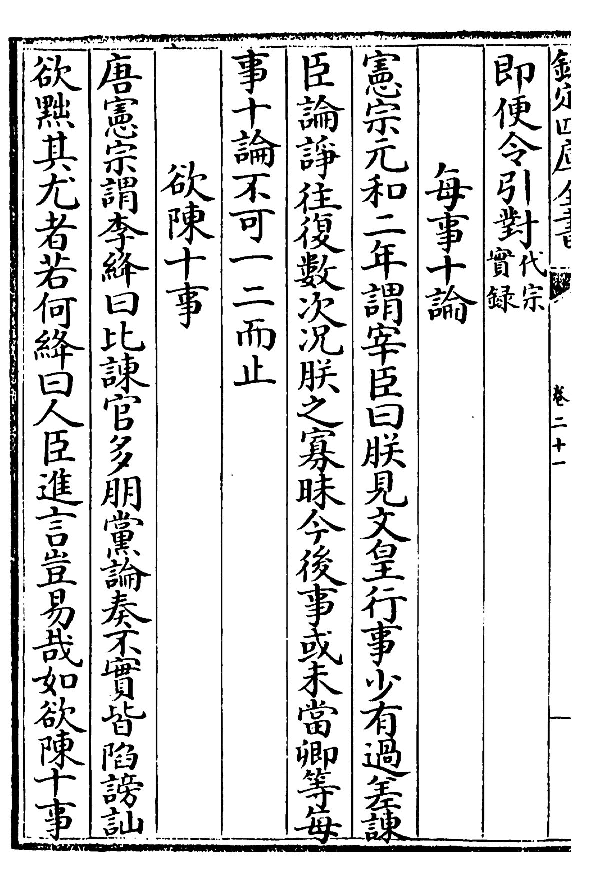
張元素諫太宗修洛陽宫魏徵歎曰張公論事有回天之力可謂仁人之言其利溥哉

入閤諫事

唐王珪傳帝曰朕雖不明幸諸公數相諫諍王珪曰古者天子有争臣七人諫不用則相繼以死今陛下開聖德收采芻言臣願竭狂瞽佐萬分一帝乃詔諫官隨中書門下及三品官入閤珪推誠納善每存規益帝益任之職林

側門論事

大歷十二年詔曰諫官所獻封事不限早晚任進狀來所由門司不得輙有停滯如須側門論事亦隨狀面奏



即便令引對（代宗實録）

每事十論

憲宗元和二年謂宰臣曰朕見文皇行事少有過差諫臣論諍往復數次況朕之寡昧今後事或未當卿等每事十論不可一二而止

欲陳十事

唐憲宗謂李絳曰比諫官多朋黨論奏不實皆陷謗訕欲黜其尤者若何絳曰人臣進言豈易哉如欲陳十事

俄而去五六及時以聞而削其半故上達者纔一二今乃欲譴訶之使直言箝口非社稷利也本傳

鳴陽鳳

唐高宗自韓瑗褚遂良之死内外以言為諱高宗造奉天宮李善感始上書極言之時人喜之謂之鳳鳴朝陽李善感傳

殿上虎

劉元城安世字𤨏之遍歷言路正色立朝知無不言言

無不盡每以辯是非邪正為先進君子退小人為急其面折廷爭至雷霆之怒赫然則執簡却立伺天威少霽復前極論一時奏對且前且却者或至四五殿廷觀者皆汗縮竦聽退則咨嗟歎服至以俚語目之曰殿上虎

宋史

謗時貴直

田錫字表聖嘗曰吾立朝以來封章五十二奏皆諫臣任職之常事也豈可藏副示後謗時賣直悉取焚之東都

事畧

議論持平

陳忠肅公瓘字瑩中公在言路知無不言然議論持平務存大體彈擊不以細故未嘗及人私過言行錄

綴兩省班

熙寧八年同知諫院范百禄言今修起居注直舍人院則綴小兩省班同知諫院則絀而不與非明職分勤官守之意詔令綴小兩省班職官分記

賜五品服

歐陽文忠公修慶歷增諫員取敢言士公首被選以太常丞知諫院賜五品服言行録

數斥大臣

包孝肅公拯字希仁知諫院數論斥大臣權倖請罷去内降曲恩又列上唐魏鄭公三疏請置座右以為龜鑑

力引石介

慶歷中余靖歐陽修王素蔡襄為諫官力引石介時范

仲淹曰石介剛正天下所聞然性亦好異使為諫官必以難行之事責人君以必行少拂其意則引裾折檻叩頭流血無所不為主上雖富有春秋然無失德朝廷政事亦自修舉安用如此諫官也長編

古今文集

雜著

諫院題名記　　司馬光

古者諫無官自公卿大夫至于工商無不得諫者漢興

以來始置官夫以天下之政四海之衆得失利病萃于一官使言之其為任亦重矣居是官者當志其大捨其細先其急後其緩專利國家而不為身謀彼汲汲於名者猶汲汲於利也其間相去何遠哉天禧初真宗詔置諫官六員責其職事慶歷中錢君始書其名於版光恐久而漫滅嘉祐八年刻著于石後之人將歷指其名而議之曰某也忠某也詐某也直某也曲嗚呼可不懼哉

諫院題名記　　巫伋

古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末旨名官然亦尚矣秦漢以
來始置諫大夫無常員大抵多至數十人秩纔比八百
石葢其員多則其選輕之厥後或置或不建唐設六典
職始專而任重焉由諫議大夫而上有散騎常侍為之
率其下又有補闕拾遺皆為定員而分左右左屬門下
右屬中書均尸言責也我朝因之雍熙中詔更遺補為
司諫正言載新厥名以示勸奬自是言責之官愈重矣
主上中興綜核名實大正風憲惟是耳目之司尤加慎

擇爰自建炎初載迄于今歷諫省者纔三十人弗備官實重其選也先是院吏苟簡以幅紙標名氏于壁間久之遷次日月漫不可攷顧惟猥承人乏夙夜惕懼未知報稱且不能掇拾前迹以示來者實有愧焉於是命工鑴石寘之聽事姑以謹官守而重國體云爾若夫居官自記以媚已昔人所羞非唯不敢亦不暇紹興十九年夏四月記

律詩

三諫官

御筆新除三諫官喧然朝野競相歡當年流落丹心在自古忠良得路難必有謀猷裨帝右直須風采動朝端世間萬事俱塵土留取功名久遠看三人以詩薦於上尋亦除諫官

左右諫議大夫

歷代沿革秦郎中令屬官有諫大夫無常員多至數十漢武帝元狩五年初置諫大夫秩比八百石後漢諫議大夫六百石後魏亦置諫議大夫後齊集書省有諫議大夫七人後周地官府有保氏下大夫規諫於

天子蓋此其任也武成三年初置太子諫議大夫四員隋門下省有諫議大夫七人煬帝廢之唐武德中復置龍朔二年改為正諫大夫後又置諫議大夫開元以來廢正諫大夫復諫議大夫正元四年分為左右左隷門下右隷中書元和元年勅左諫議大夫宜去左字其右諫議大夫四員並停宋承五代之弊官失其守官職差遣離以定俸入而不親職諫議大夫司諫正言皆須别降勅許赴諫院供職者方為諫官

真宗天禧元年詔兩省置諫官六員不兼職務三年
以李虛己為諫議大夫充職其後員缺不補天聖初
上封者以為言詔以孔延魯劉隨並為右正言而諫
大夫兼他職猶故慶歷四年詔自今除諫官毋得用
見任輔臣所薦之人元豐正名左右諫議大夫為諫
垣之長專言責焉左隸門下右隸中書同掌規諫諷
諭凡朝政闕失大臣至百官任非其人三省至百司
事有失當皆得諫正靖康元年詔臺諫天子耳目之

官宰執不當薦舉當出親擢立為定制中興之初因舊制設左右諫議大夫司諫正言屬門下中書後省建炎三年詔諫議大夫不隸兩省別置局於後省之側許與兩省官相見議事以登聞檢鼓院專隸焉紹興元年詔中書門下兩省併為中書省二年詔中書門下後省諫院官吏並依舊赴三省內置局處使職元置諫院掌規諫遺闕左右各立諫議大夫

羣書要語聖王置諫諍之官非以崇德防逸豫之生也

前刑法志諫議曰納誨鄭氏綺談諫長錄丁未汪諫垣之長也忽馬不加喜戚於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韓諍臣論谷永曰事君之義有言責者盡其忠有官守者修其職朝無諍臣則不知過漢蕭望之疏動寤萬乘轉移大謀漢王商贊論諫本仁義唐陸贄贊諫議大夫大臣之任故其秩峻其任重則君敬其言而用其道況謇諤地宜有老成之人秩不優崇則難用耆德其諫議大夫望依隋氏舊制昇為從四品分為左右以備兩省四品之闕六帖贊皇一品制子欲左右前

後皆得正人朝夕交戒儆予之闕分左右以備箴諫思見大德骨鯁正直耆艾議論通古今喟然動上心所以增其秩而厚其禄也（六帖鄭朗大夫制）擢居首諫益厲蹇諤（白集鄭覃制）進增七諍之重（胡文恭行錢彥遠制）改七人之華秩（䟦表類）備員諫省　尸禄諫垣　方諫行言聽之時居面折廷爭之任　養慷慨敢言之氣負縱横適用之才（並同上）俾職獻替僉曰汝宜（南豐擬制）數共工之罪不避堯聽辯垣平之詐益彰漢德（一品集授元海諫議大夫制）魯公藏畧莫如寘草於左

右漢后輯檻孰若列遊於公卿同上左右諫議大夫司諫正言咸預軒墀之列是為耳目之官宋景德詔

詩句榮班聯錦繡諫紙賜牋藤唐元稹補袞諫官能用儒吾道盍黄山谷惟修惟靖立朝讞讞素襄之徒含忠履潔並為諫官正色在列石徂徠慶歷聖德詩余時忝諫臣丹陛實咫尺杜顧辱太守薦得充諫諍官排雲叫閶闔披腹呈琅玕韓少室山人索價高兩以諫官徵不起同上感世千齡合宗工四海瞻云云德望完圭角儀形狀陛簾王荊公送宋諫

議開緘宛見諫議面盧仝茶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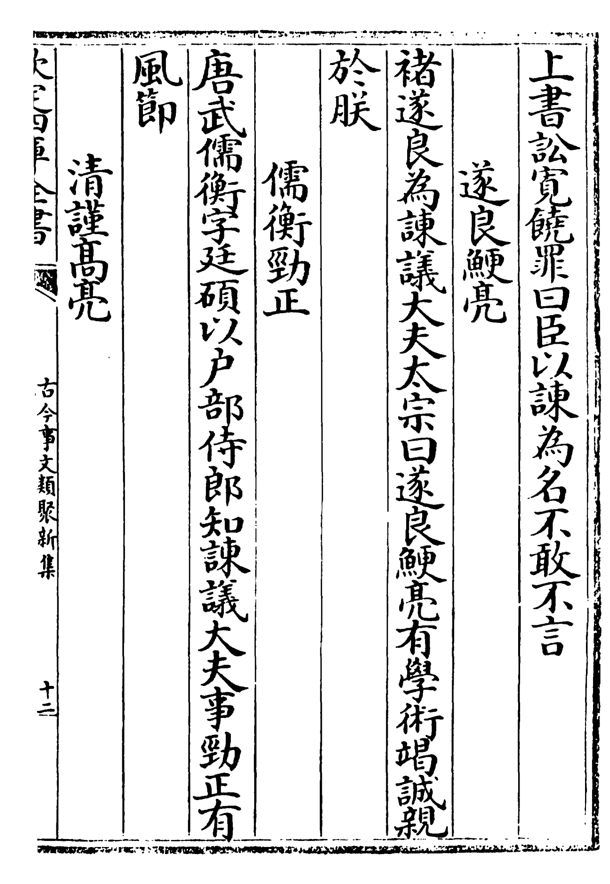
古今事實

王褒軼才

前漢王褒字子淵益州刺史王襄奏褒有軼才乃徵褒既至詔褒為聖主得賢臣頌擢為諫大夫本傳

寛饒忠直

蓋寛饒對策髙第遷諫大夫數上疏諫後奏封事上以寛饒怨謗下其書諫議大夫鄭昌愍傷寛饒忠直憂國



上書訟寬饒罪曰臣以諫為名不敢不言

遂良鯁亮

褚遂良為諫議大夫太宗曰遂良鯁亮有學術竭誠親於朕

儒衡勁正

唐武儒衡字廷碩以戶部侍郎知諫議大夫事勁正有風節

清謹高亮

樂商曰周舉清謹高亮可任諫議大夫續漢書周舉傳

公直蹇正

後漢韋彪字孟達上議曰諫議之職應用公直之士通才蹇正有補益於朝者本傳

有諫臣體

唐孔戣元和初改諫議大夫侃然忠讜有諫臣之體上疏論時政四條帝意嘉納

有諍臣風

唐文宗嘗於便殿召柳公權論事切直忤旨周墀為之惴慄公權詞氣益堅上徐謂之曰朕知舍人不合却作諫議以卿論事有諍臣之風今擢卿諫議大夫

讜言直氣

唐呂元膺字景大遷諫議大夫規駁諫議大舉其職出為刺史中謝上問時政得失元膺論奏詞氣激切上嘉之翌日謂宰相曰呂景大有讜言直氣宜留在左右使言得失

負氣敢言

高適字達夫明皇在蜀為諫議大夫負氣敢言權臣側目

數有忠言

後漢王良字仲子拜諫議大夫數有忠言以禮進止朝廷敬之(本傳)

切當聖心

辛慶忌上書曰劉公前以縣令見今為諫大夫此其言

必有卓絶切至當聖心者

直辭無改

李法性剛有節上疏論椒房宦官免官八年徵為諫議大夫正言直辭無改於舊

箴規以諷

李景伯景龍中為諫議大夫中宗宴侍臣酒酣各命為回波詞或以謟言媚上或要丐縲寵至李景伯獨為箴規語以諷帝不悦中書令蕭至忠曰真諫官也

諫死免罪

蕭鈞永徽中為諫議大夫爭盜庫財死罪曰因罪誠死恐天下聞謂陛下重財輕法任喜怒殺人帝曰真諫議也

諫止笞郎

隋劉行本為諫議大夫文帝怒一郎於殿前笞之行本進曰此人素清其過又小不顧行本當上前曰陛下不以臣不肖令臣在左右臣言若是陛下安得不聽臣言

若非當致之於理安得輕臣而不顧所言耶因置其笏於地而退帝從容謝之遂原所答者

諫用夷樂

陳禪入拜諫議大夫時西南夷獻樂及幻人明年元會作之於庭安帝與羣臣共觀大奇之禪獨舉手大言曰夾谷之會齊作侏儒之樂仲尼誅之帝王之庭不宜陳夷狄之技

上言制度

龔勝為諫大夫數上書言百姓貧吏不良風俗薄制度太奢刑太深賦斂太重宜以儉約為先

上言災異

劉向本名更生以行修飭擢為諫大夫元帝即位與蕭望之等同心輔政上封事曰臣幸得以骨肉備九卿竊見災異並起念忠臣雖在畎畝猶不忘君惓惓之義也

上言宦官

劉陶拜諫議大夫靈帝時上疏言宦官云云臣恨不列

稷契伊周之徒而與比干龍逄為儔 袁松漢書

創諫院印

大歷十二年諫議大夫薛之輿奏諫官所上封章皆樞密每進一封即須門下中書兩省印署文牒每有封奏人且先知請别賜創諫院庶免漏泄至太和九年始創諫院印以院之印為文

置投書匭

唐武后垂拱二年置匭四區列朝堂東方青匭名曰延

恩南方丹匭名曰招諫西方素匭名曰申寃北方玄匭名曰通玄以諫議大夫補闕拾遺等一人充使知匭事每日所有投書至暮則進官志

仗下與言

唐宋璟神龍初為吏部侍郎中宗嘉其直令兼諫議大夫内供奉仗下與言得失

閤中抗論

唐鄭覃為諫議大夫穆宗不恤政事喜遊宴覃與同職

廷奏諫之帝初不悅顧宰相蕭俛曰此輩何人俛對曰諫官帝意稍解乃曰朕之過失臣下盡規忠也謂覃曰閤中奏事殊不從容今後有事面陳朕與卿延英相見時久無閤中奏事覃等抗論人皆相賀

上疏極論

陽城字亢宗𤣥宗初隱中條山德宗召拜諫議大夫初城未起縉紳想其風采既興草茅處諫官天下益憚之及受命他諫官論事苛細紛紛帝厭苦而城聞得失且

熟猶未肯諫居位八年人不能窺其際及裴延齡誣陸贄等帝怒甚城始守延英閤上疏極論慷慨引義申直贄等累日不止聞者寒懼城愈厲然帝意不已欲遂相延齡城顯語曰延齡爲相吾當取白麻壞之哭於庭不相延齡城之力也

叩閤苦諍

崔元亮清慎介特太和四年改諫議大夫朝廷推爲宿望鄭注構宋申錫元亮率諫官叩延英閤苦諍反復數

百言文宗未諭元亮置笏在陛復言帝悟衆服其不撓

八十四通

殷侑為諫議大夫論朝廷得失前後凡八十四通以語切出為桂管觀察使

三百餘奏

魏鄭公徵字玄成太宗時拜諫議大夫日益親或引至卧内訪天下事公亦自以不世遇乃展盡底藴無所隱凡三百餘奏無不剴切當帝心者徵與王珪同輔政珪

曰以諫諍為心耻君不及堯舜臣不如徵

諫披香殿

蘇世長高祖拜諫議大夫侍宴披香殿世長曰是殿雕麗非煬帝作耶帝曰卿好諫似直豈不知是朕作對曰瑤臺瓊室非創業所為帝咨重其言從獵涇陽大獲禽獸帝謂朝臣曰今日樂乎世長進曰陛下游獵不湍十旬未為大樂帝曰狂態復發邪對曰臣私計則狂為國計則忠矣

諫望僊臺

柳仲郢會昌初遷諫議大夫武帝延方士築望僊臺累諫諄切帝遣中人愧謝並本傳

戟架集烏

柳仲郢為諫議大夫後每遷必烏集升平第庭木戟架皆滿五日乃散唐本傳

冠蓋望道

崔儼為諫議大夫其羣從數人自熈寧里謁大明宮冠

蓋騶哄相望于道每歳宴于家以一榻置笏猶重積其

上分紀

雅意本朝

蕭望之累遷諫議大夫時選通政事者為郡國守相以

望之為平原太守望之雅意在本朝乃上疏曰陛下憂

念百姓悉出諫官以補郡吏所謂憂其末而忘其本也

朝無諍臣則不知過國無達士則不知善願陛下選明

經之士以為内臣

糾正奸邪

蕭正肅公燧字照鄰遷右諫議入謝孝宗曰卿論議鯁切不求名譽糾正奸邪不恤仇怨故制詞謂善不近名仁必有勇道上意也言行録

喜諫議得君

後漢張普恵為諫議大夫任城王登謂普恵曰不喜君得諫議惟喜諫議得君

並為供奉官

元和六年御史中丞竇易直奏諫議大夫至拾遺御史中丞至殿中侍御史並為供奉官

朕之汲黯

田錫天資骨鯁宋白舉直言極諫公對事奏經史中治體之要二十篇真宗手詔褒奬拜御史知雜事遷諫議大夫真宗見之色必莊嚴常自謂曰此朕之汲黯也事畧

才若揚雄

漢李尤字伯仁侍中賈逵薦尤有揚雄之才明帝召作

東辟雍德陽諸觀銘拜諫議大夫

月請諫紙

白居易與元稹書曰僕為諫官月請諫紙詩曰月慚諫紙二百張長慶集注唐肅宗制兩省官十月一上封

日赴内朝

宋慶歷三年田況言諫諍之臣不得日奉朝請臣在諫院每聞一事皆諸處采問比及論列或至後時今若令諫官日奉朝請則可以日聞朝廷之事矣詔每日赴内

入閤不許

王安石在臺閣侍從時每為人言唐太宗令諫官隨宰相入閤最切於治道後世所當遵行也及入司政事而孫莘老李公擇在諫職三人者熟荆公此論矣遂列奏請舉行荆公不許曰是又益兩叅知政事呂氏家塾廣記

直舍仍舊

元祐元年王岩叟言近降旨兩省諫官出入各異户勿

與給事中中書舍人通實欲限隔諫官不使在政事之地恐知本末數論列爾尋詔諫官直舍仍舊四朝志

戲語帶墜

諫議班在知制誥上若帶待制則在知制誥下從職也

戲語曰帶墜筆談

饒上斗坡

先公嘗言故左省崔坡頌事于宗諤因問坡義答曰唐

諫議大夫雖在給舍之上時諫議歳滿方遷給事自給

事遷舍人時有自郎署拜諫議者驟立在給舍上朝中謂曰饒君斗上坡亦須斗下坡來蓋言其却為給舍序班在下也後遂為故事李氏談録

諫論廢后

孔道輔字原魯為右諫議大夫上廢郭后道輔與范仲淹率諸臺諫官詣閤門請對閤門不為奏道輔等欲自宣祐門入監官宦者闔扉拒之孔手撾門銅鐶大呼曰皇后被廢奈何不與我曹入諫同上

雜著

爭臣論

韓愈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可以為有道之士乎哉學廣而聞多不求聞於人也行古人之道居於晉之鄙晉之鄙人薫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大臣聞而薦之天子以為諫議大夫人皆以為華陽子不色喜居於位五年矣視其德如在草野彼豈以富貴移易其心哉愈應之曰是

易所謂恒其德貞而夫子凶者也惡得為有道之士乎哉在易蠱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則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不以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若蠱之上九居無用之地而致匪躬之節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髙不事之心則冒進之患生曠官之刺興志不可則而尤之不終無也今陽子在位不為不久矣聞天下之得失不為不熟矣天子待之不為不加矣而未嘗一言及於政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

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於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禄則曰下大夫之職也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且吾聞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今陽子以為得其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而不去無一可者也陽子將為禄仕乎古之人有云仕不為貧而有時乎為貧謂禄仕者也宜乎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若抱關而擊柝者可也葢孔子嘗為委吏矣嘗為乘田矣亦不敢

曠其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陽子之秩禄不為卑且貧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陽子惡訕上者惡為人臣招其君之過而以為名者故雖諫且議使人不得而知焉書曰爾有嘉謨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内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謨斯猷惟我后之德夫陽子之用心亦若此者愈應之曰若陽子之用心如此此兹所謂惑者矣入則諫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者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夫陽

子本以布衣隱於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誼擢在此位官以諫為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僭賞從諫如流之美庶巖穴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髮願進於闕下而伸其辭說致吾君於堯舜熙鴻號於無窮也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其過乎是啓之也或曰陽子之不求聞而人聞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變何子過之

深也愈曰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求於聞用也閔其時之不平人之不乂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以兼濟天下也孜孜矻矻死而後已故禹過家門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聖一賢者豈不知自安佚之為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夫天授人以聖賢才能豈使自有餘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耳目之於身也耳司聞而目司見聽其是非視其險易然後身得安焉聖賢者時人之耳目也時人者聖賢之身也且陽子

之不賢則將役於賢以奉其上矣若果賢則固畏天命而閔人窮也惡得自暇逸乎哉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而惡訐以為直者若吾子之論直則直矣無乃傷於德而費於辭乎好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之所以見殺於齊也吾子其亦聞乎愈曰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未得位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非以為直而加人也且國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盡言於亂國是以見殺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謂其聞而能改之

也子告我曰陽子可以為有道之士也今雖不能及已陽子將不得為善人乎

周師氏箴　　呂伯恭

諫之道有三難焉曰遠曰踈曰驟遠則勢不接踈則情不通驟則理不究其言之不行也固宜彼周設師氏之官淵乎其用意之深乎師氏之官實居虎門之左而詔王以𢼸者也其勢近其情親其言漸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日加益而不知焉周公之設官三百六十官必掌

一事事必寓一意而師氏獨列地官之屬實周公致意之深者想夫成周之隆出入起居同歸於欽發號施令同歸於臧者師氏亦有助焉昔周太史辛甲命百官官箴王闕而虞人之箴獨傳竊意師氏之所獻必反覆紬繹辭順意篤足以為百代箴規之法然求之於簡書漆簡之中雖斷章片辭邈不可得是可嘆已用敢邈述其事而為箴曰

若昔忠臣　格君之非　啓心沃心　日化月移

雖有嘉猷　情或未信　勢疎地遠　千說一聽
蒼周之興　稽古建官　左右賢俊　治格多盤
時惟師氏　詔王以媺　巽以入之　曰義曰理
原念媺惡　水火背馳　火盛水竭　媺勝惡微
燕閑穆清　誠意懇款　先養所長　姑置所短
性復其源　善迎其端　輔翼聖學　功不可刋
侈麗之欲　將發復止　暴慢之慝　將萌復已
師氏之諫　惟一惟精　君失無迹　我諫無形

於惟辟王　獨制萬乘　必求畯賢　舉以自近
旦丞暮弼　前賛後襄　氣體默移　其道大光
茍不鑑此　正直屏棄　僕隷之臣　諾諾唯唯
堂下日逺　堂上日髙　雖復虚守　烏知民勞
聖人復作　斯理不易　小臣司規　敢告執戟

律詩

送鄆州知府宋諫議　王介甫

盛世千齡合宗功四海瞻天心初顧俊雲翼首離潜德

望完圭角儀形壯陛廡徐鳴蒼玉佩畫校碧牙籤
綸掖清光注鑾坡茂渥需文明誠得主政瘼尚煩
砭右府叅機務東塗贊景炎廟謨資石畫兵畧倚
珠鈐坐鎮均勞逸齋居養智恬謳謡喧井邑惠化洽
蒼黔進律朝章舊疏恩物議僉通班三殿邃徙部十
城兼申輔周之翰龜蒙魯所瞻地靈奎宿照野沃汶
河漸首路龍旗盛提封虎節嚴賜衣纏錦乂衛甲算
朱緩海谷移文省谿堂燕豆添班春回紺幰問俗卷

彤襜舟楫商岩命熊羆渭水占治裝行入覲金鼎重調鹽

贈鄭諫議十韻　杜子美

諫官非不達詩義早知名破的由來事先鋒孰敢爭思飄雲物外律中鬼神驚毫髮無遺恨波瀾獨老成野人寧得所天意薄浮生多病休儒服冥搜信客旌築居僊縹緲旅食歲峥嶸使者求顏闔諸公厭禰衡將期一諾重欻使寸心傾君見途窮哭宜憂阮步兵

送張諫議赴闕　　武元衡

詔書前日下丹霄頭戴儒冠脫皂貂笛怨柳營煙漠漠雲愁江館雨瀟瀟鵷鴻得路爭先翥松桂凌霜貴後凋歸去朝端如有問玉門關外老班超

寄韋諫議　　王建

百年看似暫時間頭白求官亦未閑獨有龍門韋諫議三徵不起戀青山

寄李賈二大諫拜命　　劉禹錫

諫省新登二直臣萬石鴛喜捧絲綸則知天子明如日
肯放淮南高卧人

左右司諫

歷代沿革唐武后垂拱中置左右補闕左右拾遺二員
以其供奉諷諫開元以來尤為清選左屬門下右隷
中書宋端拱元年改左右補闕為左右司諫左右拾
遺為左右正言元豐肇新官制左右司諫各一人正
七品左右正言各一人從七品同掌規諫諷諭凡朝

廷有闕失大事則廷諍小事則論奏分隸兩省中興之初詔不隸兩省紹興二年復隸淳熈十五年兵部侍郎林栗奏願依唐制置拾遺補闕左右各一員專任糾彈之職孝宗從之光宗立復省元置左右二司諫又有左右補闕左右拾遺

羣書要語左右諫曹所宜迭處晏公類要

寘爾右省職任諷議曲阜行吳安論古司諫制書

我國家設司諫署以神明其耳目凡在茲選實難其人元稹楊汝士授右補闕敕

詩句惟修惟靖立朝讞讞素襄之徒含忠履潔並為諫官正色在列

古今事實

述其激切

唐文宗以魏謩遷司諫嘗言於宰相曰太宗得徵參補闕失弼成聖政我今得謩於疑似之間必能極諫庶幾處於無過之地命於狀内備述諫疏激切詔中書為之辭

嘉其切直

唐辛替否遷司諫諫復斜封官上嘉其切直

進規納忠

韋處厚遷左司諫李絳請間言帝王以納諫為聖拒諫為昏今不聞進規納忠何以知天下事帝曰韋處厚仕隋數上疏其言忠切顧卿未知爾由是中外推其靖密

詆排奸幸

權德輿載之正元中為左司諫章奏不絶詆排奸幸與

陽城為助韓昌黎集

惟能舉職

牛叢字表齡遷司諫數言事會宰相請廣諫員宣宗曰諫臣惟能舉職為可奚用衆耶今張符趙璘牛叢使朕聞所未聞三人足矣同上

不負所職

宋韓魏公為左司諫王沂公見公論事切直有本末喜謂公曰比年臺諫官多畏避為自安計否則激發近名

如君固不負所職諫官宜如此言行錄

出自宸選

明道中執政除其親舊二人為直言司諫上謂曰祖宗法制臺諫官須出自宸選若大臣自除則大臣過失無敢言者執政惶恐仁宗正史

不受上旨

傅堯俞為司諫嘗論諫上不從因曰卿何不言蔡襄公對曰若襄有罪陛下何不自朝廷正典刑安用臣等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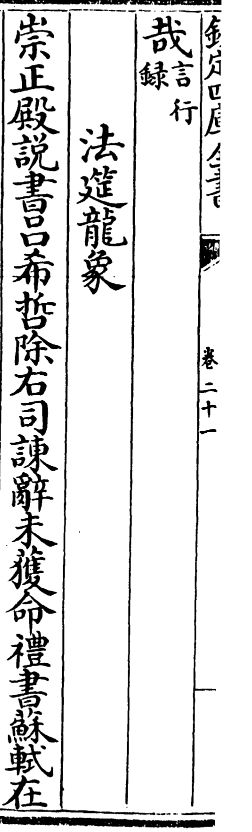
上曰欲使臺諫言其罪以公議出之公曰若付公議臣不見其罪臣身為諫官使臣受上旨言事臣不敢言行錄

諫諍有體

江公望除遷左司諫公望諫諍有體朝野稱為得人事畧

君臣一體

江公望居司諫言君臣一體人君元首也左右大臣股肱也諫官御史耳目也股肱不力則百事隳耳目不明則四方塞一體病則元首為之不康是職也曷可輕付



哉言行録

法筵龍象

崇正殿說書呂希哲除右司諫辭未獲命禮書蘇軾在邇英戲希哲曰法筵龍象當觀第一義希哲笑而不言退謂祖禹曰若辭不獲當以楊畏為首時畏在言路而頗險為子瞻所厚故希哲及之

座右龜鑑

包拯為司諫列上唐魏徵三疏請致座右以為龜鑑别

條七事多見采納上並同

賞一隱逸

宋咸平中終南山處士种放對便殿尋授左司諫真宗曰賞一逸人可勸天下會要

獻四大體

田錫既得諫官即上疏獻軍國要機者一朝廷大體者四東都事畧

所言四十事

趙鼎除殿中范宗尹言於上曰故事無自司諫除殿中者乃進侍御史上謂宗尹曰鼎在言路極舉職所言四十事已施行三十六葢祖宗初除言官即置簿載其所言事考其多少當否已行者即朱銷其下外廷不知也

中興系年録

存藳七十章

韓魏國忠獻王琦為諫官三年所存諫藳欲斂而焚之以效古人謹密之義然恐無以見人主從諫之美乃集

七十餘章曰諫垣存槀自序於其首大畧曰諫主於理勝而以至誠將之言行録

攻蔡京無君

陳忠肅公瓘為司諫先是因會朝見蔡京視日久而不眰語人曰京之精神如此他日必貴然矜其禀賦敢敵太陽吾恐此人必無君自肆尋居諫省遂攻其惡京聞因所親以自解瓘答曰杜詩所謂射人先射馬擒賊須擒王不得自已也遂攻之愈力言行録

劾親王造錦

豐稷爲左司諫楊王灝荆王頵令成都承受宦者造錦衣稷即奏劾監察御史趙機同時進對退謂稷曰聞使君言使機汗流浹背給事中趙君錫曰諫官如此天下必太平長編

論執政八章

王岩叟元祐元年遷左司諫一日並命執政其間有不協士望者公方權給事中即繳奏并以諫職上疏既而

命下遂不由門下省以出公復上疏云命令斜出尤損紀綱凡八上章命竟寢言行錄

言外臺二人

蕭正肅公燧拜左司諫首言辨邪正然後可為治上以外臺耳目多不稱職公疏二人乃大璫甘昇都承旨王朴所主上即罷之同上

稱職遷員

元祐六年三月中書舍人鄭雍言左司諫楊康國除吏

部員外郎按故事臺諫官言事稱職者不次進擢其次亦叙遷美官或繆妄不職則明示降黜今康國除員外郎謂以稱職而遷則員外郎在司諫之下以妄言而黜則未見降黜之因詔改郎中會要

司諫取美官

韓忠獻為右司諫朝廷欲以知制誥寵其盡言公曰諫行足矣因取美官非本意也言行録

古今文集

雜著

上范司諫書

歐陽修

月日具官謹齋沐拜書司諫學士執事前月中得進奏吏報云自陳州召至闕拜司諫即欲為一書以賀多事倉卒未能也司諫七品官爾於執事得之不為喜而獨區區欲一賀者誠以諫官者天下之得失一時之公議係焉今世之官自九卿百執事外至一郡縣吏非無貴官大職可以行其道也然縣越其封郡逾其境雖賢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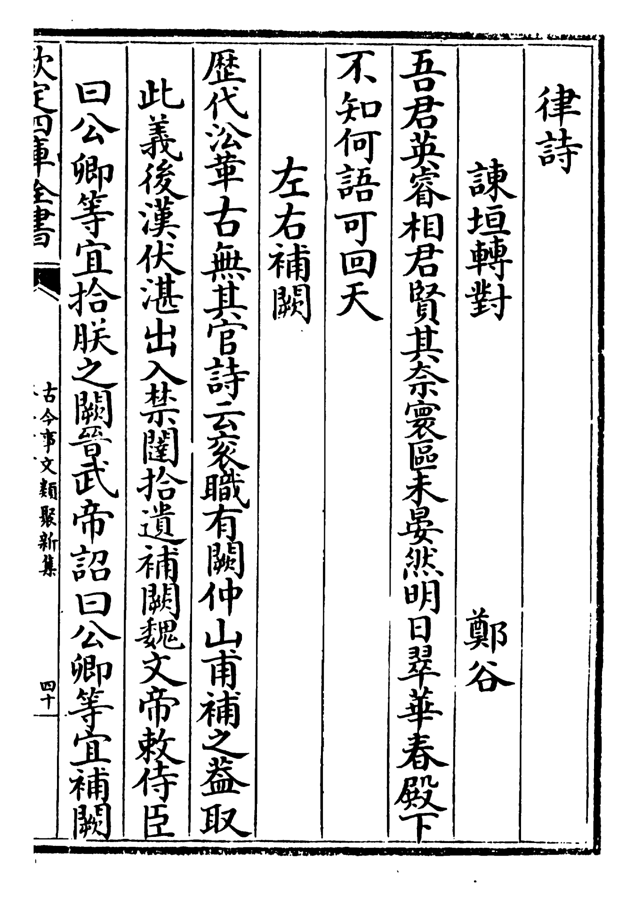
長不得行以其有守也吏部之官不得理兵部鴻臚之卿不得理光禄以其有司也若天下之得失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唯所見聞而不係職司者獨宰相可行之諫官可言之爾故士學古懐道者仕於時不得為宰相必為諫官諫官雖卑與宰相等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立乎廟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諫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諫官曰必不可行立殿陛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宰相

尊行其道諫官畢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九卿百司郡
縣之吏守一職者任一職之責宰相諫官係天下之事
亦任天下之責然宰相九卿而下失職者受責於有司
諫官之失職也取譏於君子有司之法行於一時君子
之譏著於簡冊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甚可懼也夫
七品之官任天下之責懼百世之譏豈不重耶非材且
賢者不能為也近執事始被召於陳州洛之大夫相與
語曰我識范君知其材也其來不為御史必為諫官及

命下果然則又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賢也他日聞有立天子陛下直辭正色面爭廷論者非他人必范君也拜命以來翹首企足竚乎有聞而卒未也竊惑之豈洛之士大夫能料於前而不能料於後也將執事有待而為也昔韓退之作諫臣論以譏陽城不能極諫卒以諫顯人皆謂城之不諫葢有待而然退之不識其意而妄譏修獨以為不然當退之作論時城為諫議大夫已五年後又二年始廷論陸贄及沮裴延齡作相欲裂其麻

繞兩事耳當德宗時可謂多事矣授受失宜叛將強臣羅列天下又多猜忌進任小人於此之時豈無一事可言而須七年邪當時之事豈無急於沮延齡論陸贄兩事也謂宜朝拜官而夕奏疏也幸而城爲諫官七年適遇延齡陸贄事一諫而罷以塞其責向使止五年六年而遂遷司業是終無一言而去也何所取哉今之居官者率三歲而一遷或一二歲甚者半歲而遷也此又非可以待乎七年也今天子躬親庶政化理清明雖爲無

事然自千里詔執事而拜是官者豈不欲聞正議而樂讜言乎然今未聞有所言說使天下知朝廷有正士而彰吾君有納諫之明也夫布衣韋帶之士窮居草茅坐誦書史常恨不見用及用也又曰彼非我職不敢言或曰我位猶卑不得言得言矣又曰我有待是終無一人言也可不惜哉伏惟執事思天子所以見用之意懼君子百世之譏一陳昌言以塞重望且解洛之士大夫之惑則幸甚



律詩

諫垣轉對　　鄭谷

吾君英睿相君賢其柰寰區未晏然明日翠華春殿下不知何語可回天

左右補闕

歷代沿革古無其官詩云袞職有闕仲山甫補之葢取此義後漢伏湛出入禁闥拾遺補闕魏文帝敕侍臣曰公卿等宜拾朕之闕晉武帝詔曰公卿等宜補闕

拾遺獻可替否職官志御史殿侍中居左散騎常侍居右備切問近對拾遺補闕後魏孝文命侍中李沖補闕左右唐太后垂拱元年因其義創立四員左右各二員天授中左右各三員通前為十員神龍初依舊各二員其才可則登不拘階叙大歷七年各加置兩員五代後唐同光元年補闕拾遺各置一半宋雍熙五年改左右補闕為左右司諫元有司諫又有補闕拾遺

羣書要語補闕拾遺位居諫省榮踐清華之列是為獻納之司宋端拱元年詔不隱惡以固位不形直以干名柳宗元為柳渾行狀朕聞袞職有闕仲山甫補之葢所以節宣天子之嗜欲而彌縫其不至也元稹楊汝士授右補闕勑左右補闕開元以來元為清選通典左右補闕掌供奉規諷扈從乘輿唐六典詩句袞職曾無一字補許身愧比雙南金杜題省壁

古今事實

陛下侍臣

舒元褒曰遺補官秩雖卑陛下侍臣也續通典

朕之直臣

鄭餘慶子澣為右補闕獻疏切直餘慶入朝憲宗謂曰卿之令子朕之直臣可更相賀遂遷舍人通典

職在諫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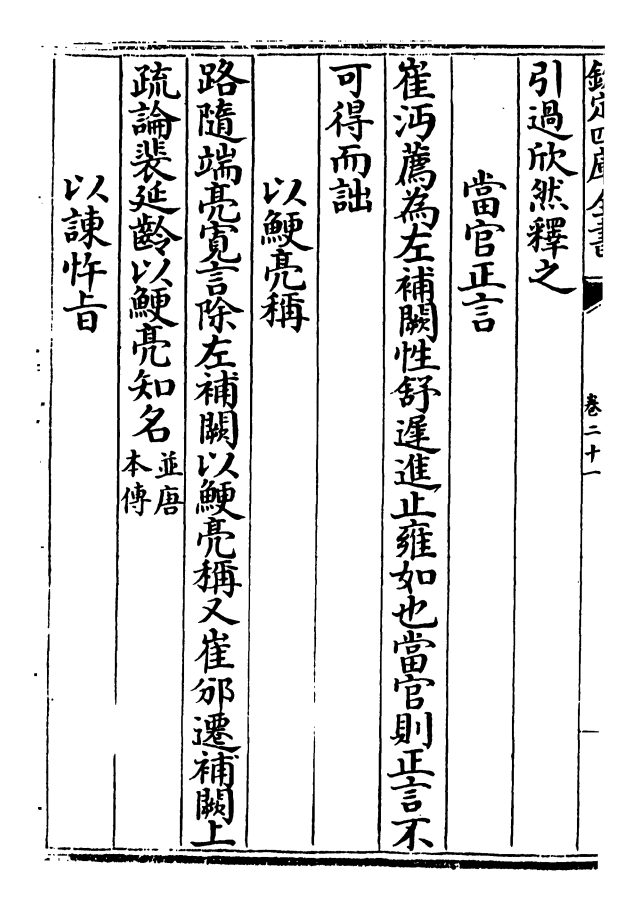
唐權德輿為左補闕時裴延齡以巧佞判度支德輿上疏諫之曰臣職在諫曹今採羣議敢瀝肝血伏待刑書

豈避雷霆

韋温為補闕時宋申錫被誣温昌言曰丞相操履有所不宜斥乃奸人陷之吾等諫官豈避一時之雷霆而致聖君賢相蒙蔽惡之名邪因率同列伏闕切争之

握筆草狀

劉寛夫為右補闕陳岵進注維摩經得豪州刺史寛夫因對論之敬宗怒曰陳岵不因僧得郡諫官安得此言須推排首末來陳岵曰昨論陳岵之時不記發言首末唯握筆草狀即是微臣若尋究推排恐傷大體帝嘉其



引過欣然釋之

當官正言

崔沔薦爲左補闕性舒遲進止雍如也當官則正言不可得而詘

以鯁亮稱

路隨端亮寛言除左補闕以鯁亮稱又崔邠遷補闕上疏論裴延齡以鯁亮知名（並唐本傳）

以諫忤旨

唐李渤遷右補闕以諫忤旨下遷洛議叅軍

更疏論執

唐崔植與鄭覃同時為補闕皆賢宰相後每朝廷有闕失兩人者更疏論執轝望蔚然

更進諷諫

韋顗字周仁歴補闕與李正辭李約更進諷諫數移大事

鯁亮無回

盧景亮遷右補闕朱泚反勸德宗曰罪已不至則感人不深帝然之志義卓然與穆質同在諫諍地書數上鯁亮無所回避

酬勞無愧

唐獨孤郁李正辭嚴休復自拾遺遷補闕參謝之際宰相裴垍廷詰之曰獨孤與李補闕皆孜孜獻納今之遷職可謂酬勞無愧矣嚴補闕官業或異於斯時者進擬不無疑緩休復悚恧而退分紀

諫治金丹

裴潾憲宗朝遷左補闕帝令方士治金丹服之頗躁潾

上疏諫怒貶江陵令

論壊紀綱

敬宗政事曰辟補闕舒元裦李漢入閣論奏比除拜不

由宰司進擬恐論壊紀綱帝厲語曰更論何事元裦曰

宫中興作太甚帝色變薛廷老傳

號鐵補闕

唐乾寧中楊貽德號鐵補闕通典

斥立仗馬

唐李林甫居相蔽欺天子耳目諫官皆持祿養資無敢正言者補闕杜璡再上書斥為下邽令因以語動其餘曰君不見立仗馬乎終日無聲而食三品芻豆一鳴則出矣雖欲不鳴得乎由是諫諍路絕矣本傳

同輩注目

唐韋渠牟遷右補闕内供奉僚列初輕之上在延英既

對宰相多使中貴人召渠年於官次同輩始注目矣

無名子詩

唐武后時官職濫雜有無名子作詩曰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通鑑

古今文集

雜著

上權德輿補闕温卷啓　柳子厚

補闕執事宗元聞之重遠輕邇賤視貴聽所由古矣竊

以宗元幼不知耻少又躁進拜揖長者自干幼年是以
遣俊造之末跡厠牒計之下列賈藝求售闒無善價載
文筆而都儒林者匪親乃舊率皆携撫相視談笑見昵
喔咿逡巡為達者蚩無乃覩其樸者鄙其成狎其幼者
薄其長耶將行不拔異操不砥礪學不該廣文不炳燿
實可鄙而薄耶今鴛鷺充朝而獨于執事特以顧下念
舊收接儒業異乎他人耳敢問厥由庶幾告之俾識去
就幸甚幸甚今將慷慨激昂奮攘布衣從談作者之筵

曳裾名卿之門抵掌嶔弁厚自潤澤進越無恧汗達者之視聽狂狷愚妄固不可為也復欲俛默惕息疊足塌翼拜於公侯之閤跪激賢達之車竦䰟慄股兢恪危懼榮者倦之彌忿厥心又不可為也若慎守其常確執厥中固其所矣則又氣平色柔言訥性魯無特達之節無推擇之行瑣瑣碌碌一孺子耳孰謂其可進孰謂其可退抑又聞之不鼓踴無以超泥塗不曲從無以中險艱不守常無以處明分不執中無以趨夷軌今則鼓踴乎

曲從乎守其常而執厥中乎浩不知其宜矣進退無倚
宵不遑寐乃訪于故人而咨度之其人曰補闕權君著
名踰紀行為人高言為人信力學掞文時儕稱雄子亟
拜之足以發揚對曰裘燕石而履玄圃帶魚目而游漲
海秪取誚耳昌子補乎其人曰跡之勤者情必生焉心
之恭者禮必報焉况子之文不甚鄙薄者乎苟或勤以
奉之恭以下之則必勗勵爾材輝耀爾能言為建瓴晨
發夕被聲馳而響溢風振而草靡可使尺澤之鯢奮鱗

而縱海密網之鳥舉羽而翔胥子之一名何足就矣度為終身之遇乎曷不舉馳聲之資挈成名之基授之權君然後退行守常執中之道斯可也愚不敢以為信然是以有前日之拜又以為色取象慕大賢所飫朝造夕謁大賢所惓性頗疎野竊又不能是以有今茲之問抑惟覽其鄙心而去就之潔誠齋慮不勝至願謹再拜

律詩

贈陳三補闕　杜子美

獻納開東觀君王問長卿皂鵰寒始急天馬老能行

答岑參補闕

窈窕清禁闥罷朝歸不同君隨丞相後我往日華東冉冉柳枝碧娟娟花蘂紅故人得佳句獨贈白頭翁

送李補闕　韓退之

禮樂中朝貴文章大雅存江湖多旅逸獻替欲誰論駟馬歸城闕隻鳧去海門還從清切禁再沐聖朝恩

送邊補闕省覲　錢起

東去有餘意春風生賜衣鳳凰銜詔下才子釆蘭歸耳

酒百花裏情人一笑稀别離須計日相望在彤闈

寄鄭補闕　羅隱

夫子門前數仞墻每經過處憶遊梁路從青瑣無因見

恩在丹心不可忘未必使為讒口隔只應貪草諫書忙

别來愁悴知多少兩度槐花馬上黄

左右拾遺

歷代沿革古無其官漢時汲黯願為中郎出入禁闥

補闕拾遺文帝初立給事中劉向侍中金敞拾遺於左右續漢書張衡為侍中從容諷議拾遺左右後魏初置内侍長主拾遺應對文帝命侍中拾遺左右唐武后垂拱中因其義創立各二員五代後唐補闕拾遺各置一半宋雍熈五年改左右拾遺為左右正言元諫院有補闕又有左右拾遺

羣書要語今聯諫官朝夕耳目天子行事即一切是非無不可言者荆公上田正言書 顧不矜寵利不憚誅責一為天

下昌言以寤主上起民之病治國之疵蹇蹇一心如對

策時

詩句明朝有封事數問夜如何杜宿左省避人焚諌草騎馬

欲雞棲杜出左掖

古今事實

號為三縏

吏部銓注拾遺評事亦尉皆以才望清官標格孤秀者

署之俗號為三縏官又拾遺立縏以其行立在北省之

次獻可替否也評事出繫云云亦尉坐繫云云入仕之路歷是三官者時輩共以為榮也

號稱六絶

唐李邕義烈英邁正直詞辯文章書翰號六絶

精神昂然

唐右拾遺張方回每朝政有失便抗疏論精神昂然進不懼死明皇嘗曰張方回忠言人也

詞旨典美

陳子昂為右拾遺上疏陳事詞旨皆典美

詞髙行直

李邕少知名長安内史李嶠等薦邕詞髙行直堪為諫諍之官召拜右拾遺

選重秩卑

唐白居易上疏蒙恩授臣左拾遺謹按六典其選甚重其秩甚卑云云所以卑秩者使位不足惜身未足愛也所以重選者使下不忍負心上不忍負恩夫位未足惜

身未足愛然後能有闕必規有違必諫朝廷得失無不察天下利病無不言此國朝置拾遺之本意也

自釋褐拜

張鎬有大志好王伯大畧楊國忠聞鎬才薦之釋褐拜左拾遺玄宗西狩徒步扈從遣詣肅宗所數論事

為王者師

蕭嵩為左拾遺表薦張鎬曰如鎬者用之則為王者師不用則幽谷一叟爾玄宗擢鎬拾遺不數年出入將相

以文章薦

李渤刻意于學隱廬山更徙少室元和初李選韋況交章薦之詔以右拾遺召

以對策遷

白居易敏悟絶人工文章元和中對策乙等遷左拾遺

叩墀苦諫

劉栖楚為拾遺敬宗遊畋稍多坐朝常晚栖楚出班以頭叩墀苦諫

守閣極論

唐王仲舒為拾遺德宗信裴延齡逐陸贄仲舒與陽城等守延英閣極論延齡奸邪不可相後入閣帝顧曰是豈王仲舒耶本傳又德宗朝裴延齡誣逐陸贄等帝怒甚無敢言陽城聞曰吾諫官不可令天子殺無罪大臣乃約拾遺王仲舒等守延英閣上疏極論延齡罪慷慨引義申直贄等累日不止金吾將軍張萬福賀曰諫議能如此天下安得不太平已而連呼太平萬歲韓文陽城附傳

立陛大言

唐宋璟劾張昌宗等反狀武后不應李邕為拾遺立殿下大言曰璟所陳社稷大計陛下當聽后乃可璟言

論執强梗

白居易元和中為左拾遺被遇憲宗事無不聽言渹别扺摩多見可後對殿中論執强梗帝未諭輙進曰陛下誤矣帝變色罷謂李絳曰是子我自抜擢乃敢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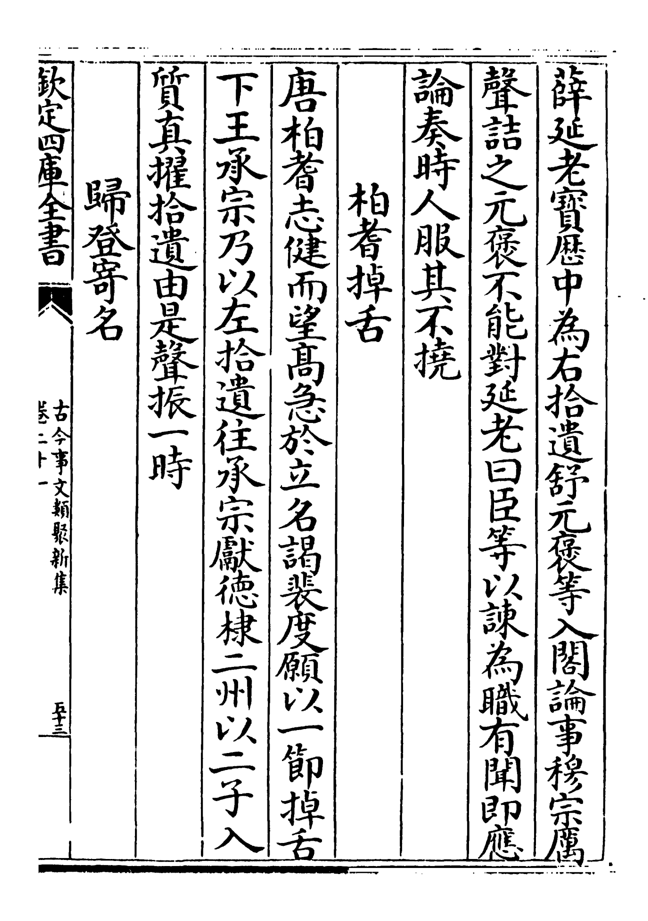
言無回忌

王巖字昭文為右拾遺書二十餘上言無回忌公議浩然歸重

見事風生

元和元年元稹為左拾遺稹性鋒銳見事風生既居諫垣不欲碌碌自滯事無不言上疏論諫職曰凡今之人以上封進見為妄動拾遺補闕為冗員以此稱供奉官與王珪魏徵為等列臣雖至愚能不自愧

有聞即奏



薛延老寶歷中為右拾遺舒元褒等入閤論事穆宗厲聲詰之元褒不能對延老曰臣等以諫為職有聞即應論奏時人服其不撓

柏耆掉舌

唐柏耆志健而望高急於立名謁裴度願以一節掉舌下王承宗乃以左拾遺往承宗獻德棣二州以二子入質真擢拾遺由是聲振一時

歸登寄名

唐歸登拜右拾遺時欲相裴延齡陽城態執易等以危言忤旨初執易草疏成示登登動色願寄名雷霆之下安忍獨當自是同列切諫登每聯署無所回避時人稱重

諫迎軒轅

唐宣宗大中十一年左拾遺王譜右拾遺薛廷傑上疏諫遣中使往羅浮山迎軒轅先生詔云云卿等位當列職論在諫司閲視來章深納誠意

諫營興泰

唐盧藏用為左拾遺則天將營興泰宫藏用諫曰離宫别館亦已多矣更窮人之力以事土木臣恐議者以陛下為不愛人務奉已者

諫將中人

白居易為左拾遺時王承宗叛詔吐突承璀出討居易諫曰唐家制度征伐專委將帥比年始以中人且承璀為制將四方聞之必輕朝廷本傳

乞出宫人

元和四年旱甚下詔蠲貸白居易見詔節未詳即乞盡免江淮兩浙以救流瘠多出宫人帝頗采納

目為柳箧

唐柳粲遷左拾遺公卿朝野託為牋奏時譽以其慱奥目為柳箧

御題魯直

宋朝魯宗道為右正言事有違誤風聞彈疏真宗稍厭

之一日自訟於上前願得罷去上慨其忠慰勉以遣他日追念其言御筆題曰魯直言行録

謂之把麻

唐通事舍人宣詔多不知書至宣讀輙失句讀故用拾遺圈句低聲以助之謂之把麻六典

載新名目

淳化中左司諫張觀上章言拾遺補闕武后所置相循授任三百餘年方自聖朝載新名目言責之重與古無

比同上詳見沿革

古今文集

雜著

與李拾遺書李渤　韓愈

十二月某日愈頓首伏承天恩詔河南敦諭拾遺公朝廷之士引頸東望若景星鳳凰之始見也爭先覩之為快方今天子仁聖小大之事皆出宰相樂善言如不得聞自即大位以來於今四年凡所施者無不得宜勤儉

之聲寛大之政幽閨婦女草野小人皆飽聞而厭道之愈不通於古請問先生世非太平之運歟而又有非人力而至者年榖熟衍符貺委至若干紀之姦不戰而拘纍强梁之宄銷鑠縮栗迎風而委伏其有一事未就正自視若不成人四海之所環無一夫甲而兵者若此時也拾遺公不疾起與天下之士君子樂成而享之斯無時矣昔者孔子知不可為而為之不已足迹接於諸侯之國即可為之時自藏深山牢關而固拒即與仁義者

異守矣想拾遺公冠帶就車惠然肯來舒所蓄積以補綴聖德之有鈌遺利加於時名垂於將來踊躍悚企頃刻以冀又竊聞朝廷之議必起拾遺公使者往若不許即河南必繼以行拾遺徵君若不至必加高秩如是則辭少就多傷於廉而害於義拾遺公必不為也善人斯進其類皆有望於拾遺公拾遺公倘不為起使衆善人不與斯人施也由拾遺公而使天子不盡得良臣君子不盡得顯位人庶不盡被惠利其害不為細必望審察

而遠思之務使合於孔子之道幸甚

律詩

賀左省新除韋拾遺　鄭谷

初升諫署是真仙浪透桃花恰五年垂白郎官居座末著緋人吏立階前百僚班列趨丹陛兩掖風清上碧天從此追飛何處去金鑾殿與玉堂連

獻張拾遺　李中

官資清貴近丹墀性格孤高世所稀金殿日聞親鳳扆

古屏時展看魚磯酒醒虚閣秋簾捲吟對疎篁夕鳥歸
獻替頻陳忠謇播鵬霄萬里展雄飛

寄左省杜拾遺　岑參

聯步趨丹陛分曹限紫微曉隨天仗入暮惹御香歸白
髮悲花落青雲羨鳥飛聖朝無闕事自覺諫書稀

徵拜拾遺書情二首　費冠卿

拾遺帝側知難得官繫才微恐不勝好是中朝絶親友
九華山下詔來徵

又

三千里外一微臣二十年來任運身今日忽蒙天子召自慙驚動國中人

古今事文類聚新集卷二十一